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奏疏二

明

飛報寧王謀反疏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敕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

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黄土腦據該縣知縣顔俶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廵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擄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

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艤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晝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拏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兑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

旬月之間必且動揺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
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
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
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
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
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

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處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

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令江西閫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

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
留都以斷南北取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
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
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
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
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
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令
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

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求儀親齎謹題請旨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有六七萬人虐燄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始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切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

名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
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
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
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鄭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
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
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
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黄繡先任嘉
興府知府閑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

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内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

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

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閒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癸巳汲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

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汎地先是城中爲備甚
嚴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
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
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揺
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
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𣝣及偽太監萬鋭等千有
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
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

防搜獲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録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燄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省養

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併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暌貳動揺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

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慴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

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

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説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

李美李楫王晃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
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
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
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
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
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
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
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

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黄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逋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

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畢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

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賛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戸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淩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䆉仗財物與浮尸積

聚横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内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

官各另監羈候解祓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别行議奏
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
儒暫令審驗紀録另行造册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
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
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
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準
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
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
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敕如或江西別府
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
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宸濠奸暴腥穢彰聞
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
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

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呑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

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揺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餒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毋失之迂繆當兹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寇十萬

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黙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中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教臣以從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

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又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

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帥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黄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賛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况當震恐揺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其鋒而各官激烈忠

憤捐身徇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
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
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
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
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
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庥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
甚臣等幸甚

計處地方疏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强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準折或擄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居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

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
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
兇惡自作不靖强奪官民田産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
燭姦深知宸濠田産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産
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産而給
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
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
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

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涸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毁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凡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强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没之端仍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産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

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
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
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盐二府祿
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
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又照一方之
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
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
紙筆亦賒於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為盜賊萬一

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

百姓者遵照詔書内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其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禄米外有羡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强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强占强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

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霑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以財惟陛下留意焉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

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嚮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

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
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
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
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
已地也夫平良有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
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
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
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

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贑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

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贑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
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
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
有失律之咎欲事勦捕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
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
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
以無戴罪殺賊之責可以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
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

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

若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爾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

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横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鋭得

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贑巻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

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刼掠賊
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
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
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
害地方從重參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
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
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
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

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

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

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

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感憫

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寃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

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

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

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

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

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準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

戸部覆議内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贑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徳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贑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淮行南贑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

欽勑糧餉缺乏遵照敕諭經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準戸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徳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税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

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旁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若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也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滌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

數百里之內連峰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閒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勦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彈其內是復殘其本也刻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

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抬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敕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議南贛商稅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

少於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吏倉官義民
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汙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
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
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筭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
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甦
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贑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
年久又查贑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於總制都御
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

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零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黄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究是資隨會同分

守左參議黄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僱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準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

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
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
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况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
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
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
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
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
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

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立崇義縣治疏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黄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斆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横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崋賊原係廣東流

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擄掠鄉村後乃攻刼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擣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為之掃蕩地方為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

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為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於軍營研審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黄文鸑

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横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黄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田地通行割去縁里分人户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縁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析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户數少者田糧尚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

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
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
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
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
請須候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
賊勢雖平遺殄尚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
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
梁儀等一面竪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

附近隘所如至坪雁湖頼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為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鳥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横水其通賊人户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把守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勦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

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
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
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
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
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
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黄宏遵照批呈事理
先於横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
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

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
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
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
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横水議建縣治處
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為相應如蒙皇上
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
賜施行併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

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議夾勦方畧疏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勦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

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賊勢猖獗乞早為撲勦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授方畧行委知府季斆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勦生擒首從賊徒斬獲賊級殺死燒死賊衆擣破賊巢俘獲賊屬等情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斆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泉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勦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

府城各官督兵迎敵先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兵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

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於仁
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贑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
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
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
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
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
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必待三省之兵齊

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約會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

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絶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

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
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
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
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咨移廣東湖廣總督巡撫
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
為此具本題知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内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

盧陵縣等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税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寛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税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税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户不免饑饉下户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敕該部暫將正徳十四年分税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

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

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旋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

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
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餽益之以誅求亟之
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
而剝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
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
有追征之令鬬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紿已
竊相傷嘆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

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寛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寛恤賑濟内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

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寛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誅求而徒曰寛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戸部以國計為

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兑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寛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寛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

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畀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弭災變爲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以匪材繆膺江西巡撫之寄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

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

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名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而悵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閧亦

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絶望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覬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

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此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陛下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削其禄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

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勦平安義叛黨疏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

授南昌護衛中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

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郡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刼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寛等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衄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

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寛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奬林寛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黄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鋋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士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

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
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録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
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
價銀修築縣城尤為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
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
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鈔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
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

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觧閏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刼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别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刼掠鋪户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

據通判林寛呈稱首惡楊本棨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棨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棨等作急投首庶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棨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

擒剿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黄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

等獨不畧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區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别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刧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煽惑鼓動以至於此

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準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準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内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

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
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著令分別良
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
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
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
司要擣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
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
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

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廵捕外呈乞施行
等因據呈臣會同廵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
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廵兵備點選兵
快就令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
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廵官及沿湖各
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
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刼另行
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

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
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
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
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
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原貯
軍餉銀内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
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
者遵照敕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

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後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準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奬給賞優恤外其未經奬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

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廵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刼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畧無悔創乃敢攻縣刼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埽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廵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

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寛知縣熊价
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録臣守
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頼諸臣苟免咎愆縁係
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徳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
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
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等第明

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
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
贊機務歳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
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
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
無他隨加收録洊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廵撫之
之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

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臣之甲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

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

故致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權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燄昌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曽璵胡堯元等知縣劉

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録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兹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庾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户王

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内既不敢瑣瑣煩瀆今閲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名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兾元亨者為臣勸説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

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頼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繆

當提督重任承乏之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而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

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王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今或飾誉援黨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家

國事哉切見宸濠搆患宗社𢥠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

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

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道經南

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竒運謀乃遣優人

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㑹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

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

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戍

處審發書罵賊使其覺悔既出躡兵收復南昌按甲待

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便還算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為國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

類乎守仁於此但知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先年劉
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流竄瘴裔
久方赦還始獲録用乃者南贑之鎮谿谷兇民衆黨為
盜閩廣山澤無非賊窠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
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崗諸寨大
冒浰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
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
京致有所費竊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餐所費幾

何猶煩諭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諭鐵券未及祿米未須國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得陞布政亦有何過即令閒住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於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進賢雖人希意誣黜為民御史伍希孺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

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黜廢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曽蒙簡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孺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録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髪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為使人宣忠効勞之勸

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竊照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是日鎮
守撫按及公差部屬并都布按三司各官進府謝酒宸
濠羅列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御史孫燧脇令隨
往南京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
司副使許逵逵反覆明其不可終毅然曰惟有赤心爾
豈從反乎宸濠遂喝官校將孫燧許逵曳出俱斬於市
隨將其餘各官拘執鎖禁於獄内時公差南京戶部主
事馬思聰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繼有布政司參議

黄宏亦死夫孫燧許逵守正秉節挺刃而死雖古之忠臣亦不過此馬思聰黄宏雖暫就執尋即捐生道無辱於人臣志終白於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焉傳曰無仁賢則國空虛使當時皆如各官安意就縛屈身苟全而無四臣挺然於其間則何以為國家也哉先是城中有廟一所近該南新二縣父老將土偶撤去塑立孫燧許逵二像并立馬思聰黄宏木主寘於其中私號全大節祠歲時朔望相率謁禱尤見四臣忠義之任人心者

如此其深也但事出於下而不出於上遺烈雖存明典尚缺如蒙乞勑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逵俱賜謚贈官各廕一子世襲馬思聰黄宏亦量為贈官仍襲馬思聰一子入監行令布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孫燧許逵馬思聰黄宏並祠於中孫燧許逵位次在上馬思聰在左黄宏在右之下照依敕賜祠額及行令本司查撥無主官田五十畝行南昌府收租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臣忠者勸不忠者戒抑見我國家有臣如此且

俾萬世之下指此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惡罪益彰矣

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昔我太祖高皇帝翦除羣盜建都金陵偽漢陳友諒率水軍一夕掩至江西王師南下偽丞相胡廷美詣軍門納款乃命參政鄧愈留守會廷美裨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復命左丞徐達討平之於是以朱文正為大都督鎮守其地友諒聞之乃悉衆以巨艦攻城甚急自癸卯

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正命諸將分兵拒守友諒竟弗能克遂有鄱湖之捷焉時則有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為流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三人者領兵取吉安友諒軍至齊等力戰俱歿於陳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以圍急繼先出戰殞於敵中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趙天麟江西行省都

事萬思誠康祝之變琛思誠迎戰死於市天麟守臨江
府城破死之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
穽數臨城誘戰明衆間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
穽中賊脅之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
父為間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城被執友諒强授以
萬戶令其徇城紿衆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望城大呼
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
幸見諸公賊怒攢槊刺之死城下又若張徳山夏茂成

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覺遂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礮而死以上凡十四人友諒滅太祖念十四人忠義立廟於南昌府歲時祀之贈趙德勝梁國公劉齊彭城郡侯李繼先隴西侯朱潛沛國郡侯許珪高陽郡侯趙國旺天水郡侯葉琛南陽郡侯張子明初贈武毅將軍加贈忠節侯牛海龍隴西郡伯趙天麟天水郡伯徐明合肥縣男張德山千戸夏茂成總管獨萬思誠則未之及臣追慕遺烈詣廟謁拜

乃訪聞其事及考國子祭酒郡人胡儼所譔碑文亦曰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或遺耶爲照我太祖始得江西也偽漢之强倍於曹操鄱湖之捷過於赤壁趙德勝等十有四臣各誓忠義之心共成掎角之勢分兵力戰爭死如歸既須褒恤之恩均霑顯榮之秩獨萬思誠仍列都事頁茂成僅加總管事本相同報若有異夫人臣之效死固無望酬之私而國家之顯忠當存過厚之意是雖一時遺文遂爲今日缺典如蒙敕該部查議將萬思

誠一體追贈夏茂成亦加贈千戶庶幾賞不遺忠政不
忘遠國典全而人相勸矣

題請主洞官疏

為慎擇儒官兼管書院事竊照宋儒朱熹於淳熙中知
南康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葺書院以為講學論道
之所規制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置給田畝相傳
至今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
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

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復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至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註本學現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兖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為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為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

蒙乞勅吏部查議將蔡宗兗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於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爲常規一應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已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調問黜不廢勸懲庶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

江西王府廟祀疏

歐陽德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寧府親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蒙恩昭雪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撫按官勘議獻惠二廟每一易世欽定一王奉祀蓋即本有之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爭競之私耳今撫按勘議未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說

紛紜奏擾雖其言各有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

而郕王有不可踰之分蓋溺於情而蔽於私不可不斷

之以義者也臣等竊惟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

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元

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遣儀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

品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則祭既不黷

而追遠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

之義諸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郡王配食其

祭儀當用生者爵祿不得僭用親王禮樂則情既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原設齋郎鋪排屠户廚役及添撥校尉等項俱各裁革每年撫按官行所屬於均徭内編銀一百五十兩解布政司行三府教授分領回府供辦祭祀其樂工共撥一十二户每府分管四户以供各府私祭及冠婚等項諸役至迎接詔赦進賀表箋之時則一十二户通行供事各府不得縱容下人凌害以致逃竄再無撥補其禮生照各郡王府例有司臨期撥用事

畢即回不得占留如蒙准奏合候命下行撫按官轉行知會一切未盡事情仍聽撫按遵前奉欽依議奏庶禮制由盡而爭端永息矣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歐陽鐸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為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

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及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親王轉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

覬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已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禄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

二字於上亦以為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為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為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

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摇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機又可測知且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

例將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鍾陵與建安為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為近合無將鍾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樂安臨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表箋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覲覷

之漸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獻惠二王大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欽定一王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宗室儀賓仍乞降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冊封之日再行須

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關宗室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勦除山寇事宜疏　陸穩

臣體得廣東饒平縣賊首張漣等大埔縣賊首蕭雪峰等程鄉縣賊首林朝曦等往來福廣境上彌滿充斥動以萬計道路為梗兵至則遯入巢穴兵退則復肆剽掠

作恵日久地方漸不能堪各該督撫等官非訓兵振旅大彰討賊之舉掃除巢穴則無以收蕩平之功而其禍未已也臣竊謂今日之事不患無兵而患無糧不患賊巢之難搗而患事權之不專所有事宜二欵上塵聖覽

一曰明職掌臣竊惟天下之事勢一則專勢分則散南贛軍門界四省之邊其勢已分屬矣前此承平之時以無事處事諸路有司不責以苛禮任其以秦越視之至今遂成不相聯屬之勢然昔猶可言也今日何日盜賊

縱橫於江閩諸郡而一夕不能安寢矣雖合勢以為一猶恐不支而況猶秦越乎哉臣所言者非以爭有司奉行之體也除盜以兵用兵以糧江廣錢糧皆有巡撫司之固舊制也福建未有巡撫之先汀漳與南贛一也自有巡撫以來有司但知有彼省之軍門而不知有臣兵馬錢糧一聽彼省之軍門調遣支用而不及於臣臣之所有者不過贛州在營之機兵千餘不解之鹽稅二分耳及其盜賊一至則又曰此非我事也南贛軍門事也

權則已去禍則獨諉空文相加雖切何補臣及今不言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臣謹按地圖計道里漳州之去省也可五六日而至去贑則月餘矣汀州之去贑也可七八日而至去省則月餘矣行者以月計則文移往復必兩月而始相聞兵行一日四十里半於行者則調發應援亦必兩月而始至地不相及而賊情倏往倏來即有分巡漳南道其勢不能兼理也雖理之可即濟乎以此推之既有福建軍門則南贑軍門之不可兼漳州

也明矣臣請以漳州一府聽福建軍門專理以免彼此
牽制之患以絶互相推避之嫌其漳南道及湖廣之上
湖南廣東之嶺東南韶等道兵馬錢糧凡備剿寇之用
者皆許臣專制應面授方畧者以期來見應文移請詳
者允而後行諸道不得以彼省之意向觀望於其間如
仍秦越相視者聽臣參奏處治庶乎事權既專而展布
亦易盜賊不足平矣二曰增軍餉臣查得正徳五年都
御史周南征大帽山諸巢請支福建布政司屯糧折銀

附海依山鹽價與贓罰等銀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南安諸巢請支江西布政司南糧折銀并諸郡贓罰等銀各數萬兩俱克成功蓋天下之勢不至於極壞不可為之地則不肯破格以收權宜之計今賊黨既盛三省合勦非用兵三萬不可也以旬月計非用糧十萬不可也贑州鹽稅除八分解京外每年所餘可四千兩耳兵法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計每人每日銀一分猶尚如此今官兵行糧每日二分而犒賞牛酒之費不在

是焉則今之所費五倍於古二分鹽稅僅可供三五日之費而已前都御史楊伊志請留鹽稅一半者非不知南贑事勢之急而姑以緩戸部之催解也戸部之許三分者欲以濟三邊之急而未知南贑之急尤甚也疆埸莫非朝廷之土莫非濟兵糧之用何擇於南何擇於北今日之事可謂極敝雖使才如周南王守仁者為之尤須假以便宜方克有濟何況臣愚安得不束手無措倘棄贑州之所有者不為請留而欲如先臣借支別項之

所無者勢益難矣傳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抑亦立而視其死與今日之事頗類於此蓋避嫌之罪小坐視流悉之罪大臣以此自決矣伏乞勅下户部仍將前四年鹽税通議留作軍餉自四十年以後量留三分庶乎食足兵强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盜賊不足平矣

邊方災患懇免加派錢糧以安人心疏

臣據南安府四縣里老呈稱南安僻居江西之窮源路

當嶺表之首地所轄四縣共止六十里總計一府四縣之糧不及外府一縣之數郡小而路當衝要糧少而賦實繁重以六十里之編民數年增至五千餘兩較之舊額是加三之一矣兼之十年之內遭巢賊之搶者八值水旱之災者三百姓之荼毒於寇盜顛危於兵荒者不勝其苦而不獲寬恤之惠是驅之為盜也即今地方之生聚日微三巢之賊衆日盛夫豈無故蓋差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起今應征求者不惟有催科之累且有綫縲

之若入盜巢者不惟無拘攝之擾且有搶掠之利民亦何苦而不從盜哉民差已甚於昔賊犯益熾於前大為地方之憂乞照先年糧額而加派盡為減免庶窮民更生可以存江西之藩籬矣臣又據贛州府十縣里老呈稱贛州封疆多鄰閩廣山賊之出没靡常巢寇之盤據日久一嘯聚於鄉落則妻子半為虜掠田園盡見荒蕪一弄兵於城池則墳墓多被空開房廬悉為灰燼幸遇軍門進兵勦滅地方稍寧然瘡痍之困弊方蘇而官府

之催徵尤急夫租出於田也今各縣之田多為吉安債
准而賣田之家半有虛糧坐戶縱盡終歲之入不足完
分內之征何乃於正賦之外每石加幾分以補南昌遞
年以來每石又加幾分以代撫建不知南昌雖為衝要
然一邑里甲足以雄於一府而徭編見役贛屬實倍於
南昌撫建雖值寇臨然剽掠道路必由於嶺北而受兵
被害贛屬實先於撫建自加征之命既下富人日入於
困窮貧民多逃於巢穴以故指引劫掠者多土著之民

探聽軍機者多城市之衆此非得已命不堪也邇聞興化潮州皆以兵寇之故俱蒙蠲免事體相同乞一體優恤民獲安生矣臣據二府民情照得南贛二府據江西之上游為全省之藩蔽界鄰閩廣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無歲無之此南贛門庭之患他郡之所無也盜賊三巢故峒酋之流毒必首受禍虜人殺人無歲無之此南贛腹心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崇山峻嶺草木不生地廣人稀生理鮮少流寇一入輒相附從勾攝

一行入巢規避盜賊耳目寄於城市之姦刼虜孳牲充
彼販夫之利此南贛百姓之難治他郡之所無也有田
者非土著之民力役者半寄籍之戶緩則謂非親管或
相抗拒急則逃去原籍追攝不前一涉賊巢置之不問
此南贛有司之難行他郡之所無也流寇不入巢寇不
出則南贛安南贛安則江西之全省俱安民貧爲盜相
與勾引則巢寇出矣逃移他省招集亡命則流寇入矣
巢寇出流寇入則南贛不安南贛不安則江西全省不

得高枕而卧此今日事勢較然可睹者也故輕徭薄賦稍加優恤非獨寛南贑之民亦所以安全省之民加賦重征民將從盜非獨遺南贑之憂亦所以重全省之憂此今日事理亦較然可睹者也然則何以有加派哉其故有二他郡之民以有力者為之營而奸胥復為之佐以故那移飛灑日取舊額而更置之不至於極輕不止也南贑之民地遠勢隔而莫之控訴當事者習為故常而莫之省憂此所以歳復一歳增派不已而坐受其困

也國家定制竭腹裏之力以供邊方者有矣未聞令邊方之民代輸腹裏之糧者是在承平之日且不可況南贑災患十倍他郡而獨不加意乎即今四郊荒落半無人烟流入賊巢苟避徭役往往有之庫無餘財倉無餘粟賑之則力不能周寛之則事不由已此臣所以日夕憂思而計不知所出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鄙之地節遭災眚勅下戸部凡額外加派錢糧俱令照舊數徵解則地方幸甚

江西通志卷一百十六